

？  
會 要  
不 不  
會 要  
你 我  
再 再  
來 等  
， 待  
？

禾今心

沒有鐘錶，但我清晰的知道又是凌晨兩點。  
一城幽影裡，搖曳著的是木棉的枝葉，把一串串可感的以及可追思的，鮮越  
地播映了出來。

我倚著你啜泣，是因著你的痴。你在我手掌心內寫上：安危他日終須仗，甘苦來時要共嘗。

雖然我再說：你身邊的新娘不可能是我，我身旁的新郎也不將是你。你一樣衝著我笑，笑我胡說。

是吐絲作繭的笨蠶！我竟在內心的庭台雕塑你，還用深澁的凝想。  
我將痛苦，也許一兩年，也許十年。  
等待一個沒有約定的約會，每一陣脚步都以爲是喜悅的來臨，直到無語而別的夕陽褪盡了光彩。  
我是繭中化民，看不見一丁點兒人生！

期待你來，並給我力。  
你來了，而總以沉默來填滿我的心，我只有沉靜的等待。  
我想望得心痛，好似我在編一個黃昏味很濃的愛情故事。

緊挽著你的右臂隨你站在長堤上。  
「我們的遐思與長堤一樣悠長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就稱妳爲我的一切。」  
但，你怎可在統治了我的思想、行動和睡夢後，却獨自獨居索處。  
我真想揉綿你，當憂恐自心中起。

年年月日日，我在箏絃上反覆尋求能與你和鳴的音調。  
夜無眠，白日悠長疲倦，因著等待而焦燥，我只能哼著無名的歌調，無論風  
啊雨啊汗啊淚啊統統擁在懷裡。  
天天的守候。爲你，我忍受著生命的苦樂，在茫茫的黑夜裡獨坐一夜，讓寂寞一口一口吞噬我的生命。

等來了你。  
我多想在你的微笑之中沐浴了睡眠，但我如何懼怕，不敢睡去，唯恐在睡熟的時候失掉了你。

踩著方方的砌磚，走在一條無人的路上，我希望我了解你就像別人了解你一樣。

你走後，我一天就撕下三張日曆，數著你該來信的日期。

信箋展開了來，急速而焦慮的急急細細搜索，希望得知你將來的消息，沒想到消息真的有了時，却是這樣的訊息：一個成熟的女孩子，會在無依傍的日子，表現出獨立自主的風格。

「見不著我，那遙遠中帶著距離的印象會更完整。」你怎能說呢？那朝朝暮暮叩響我心弦——久不來，是不是不喜歡我了？又一頁一頁的複印起。

因著有情喚無情，山動容、水動情，我也聽著數著你。但憂鬱以而廉價了。雖希望我的不樂，不會感染你的眉梢。但流竭淚，說盡怨懣，悲傷仍爬過你的額，爬上你的髮際。

「記憶不起了麼？」日記焚了，再也尋不著往日的一絲兒笑意！

「爲什麼說回憶——是一窗細雨，是一窗淚？」讓我啊！問你，問你，何人錘我心碎？

你詢問的眼神何以悲切？你的眼神何以還要探索我心的意思？

「我的一切存在、一切所有、一切希望、和一切的愛，總在深深的秘密中向妳奔流啊！」

真是我憑欄尋愁的把自己寫進淒麗的詩裡？真是我被寵愛著？何以沒有安寧？沒有溫馨？

夜深深，夢冷冷，如織網的悄悄地游絲，網我其中，網我其中。

靜默滿室，我專心的掬起心懷去想。

一片清芬細流，你放出心舟在內裡泛渡，讓它輕緩流來。

伸出的手，抓住另一隻手，是一股緩流的交流，從內心傾瀉而出的激情。

一切如昔，祇是尋夢的脚步似乎不像往年那般輕快，戀夢的心似乎不及往年那般雀躍。

是不忍分離的一念牽綿這戀情！

雨，交織著一張密密的網。

倚著涼涼的欄杆。是誰曾說？沒有哭泣過的不懂人生，沒有走過夜路的，不懂溫情。

然而，從哭泣和黑夜裡過來的，却失落孩提的心，只有憂愁的紋路，在黑夜中，錯綜地印著哭泣的足跡。

我所希冀的呢？一陣親切的歡笑，一片熱情的招呼，一顆體貼的心。不是遐思，你知道嗎？

不貪人間讚美，不戀花間的繁華，我只要生活裡沒有一絲嘆息。

你終究遠隔如山。哭出一脈清泉，因想你而氾涌成河。

所有的歡愉和期待，有冷凝、淨化。不再去想刻骨銘心的事了。

細觀掌中的紋路。閉蕊不開，因那無端的宿命，那固執的憂傷。

別再望著我，以全燃的感情。

我真想把夢全畫下來，畫得出的竟只是雨季，却難畫出你的形象。

許久以來，我一直在找一個理由，來說明我為什麼要眷戀這情，可是我找不到，只彷彿聽得：它總是那樣的輕柔，那樣的飄提、溫軟、含淚而黯淡，妳要愛惜它。

夜雨又降，我緊關窗子，不讓細雨的足音再從隙縫透入我心。

從我心中，我堅持要把你移走。任憑千絲千淚千情。

你頭上的長髮，嘴邊的鬍子，像山上的草般的亂了！

不要再說：讓我加倍還妳——捕捉不到的幸福。

不要再自酌獨飲故事的滄淒，雨季已過，不要再拒絕金陽光，不要再設計你的墳塚。

自無盡長的夢中醒來吧！也別再回戀睜眼與閉眼之間。

一樣在這時間醒來，我挑亮棹邊的銀燈。

但不再為如果你走過我的窗前，讓你知道我又醒了在這深夜。